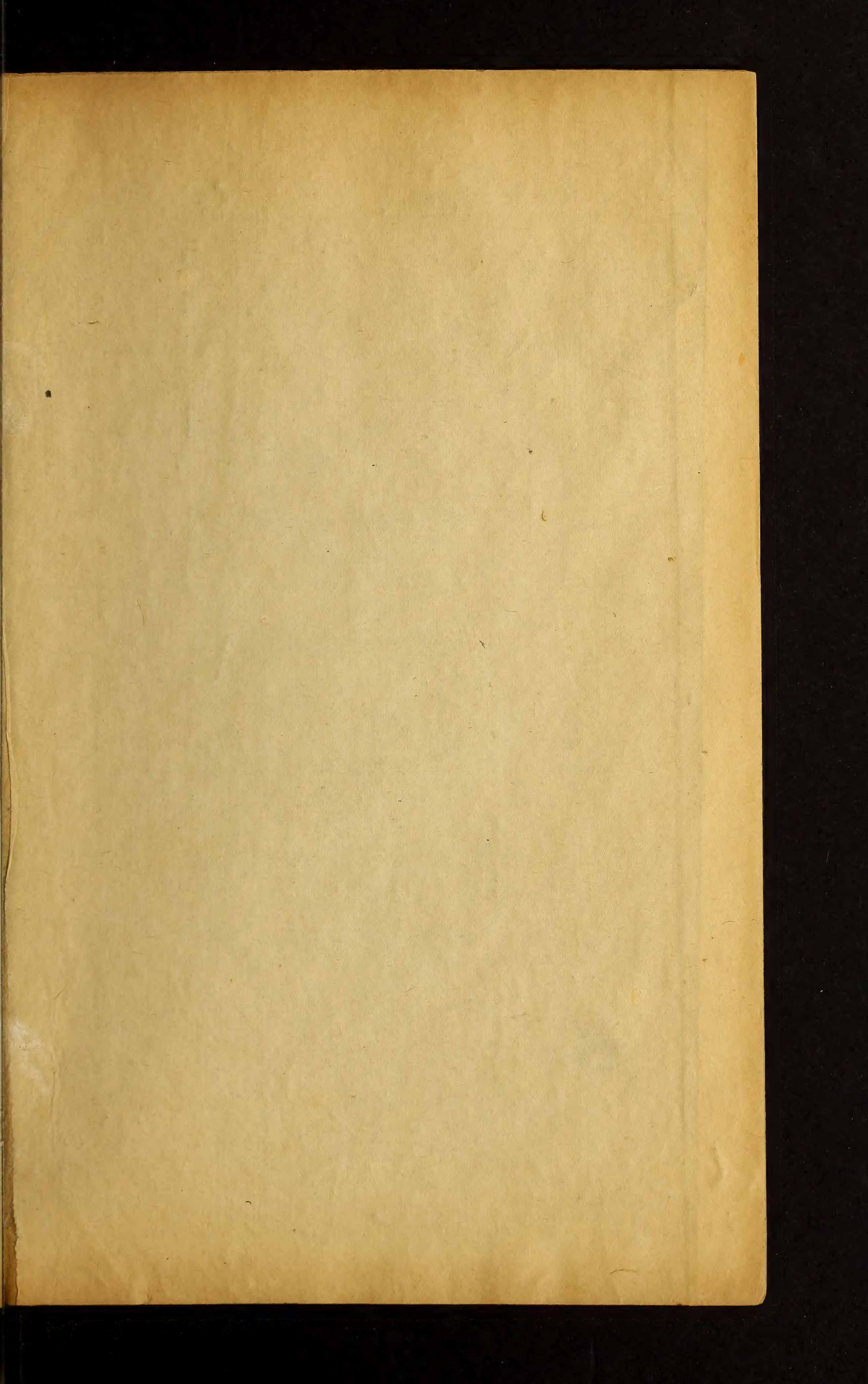
奏議

李忠定公文集

孫皋覽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筠州戴國士礽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復觀文殿大學士表　紹興五年

臣綱言、伏奉告命、復臣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者、禋祀合宮、精意格于上下、錫福寰海、湛恩浹於臣民、致茲辠戾之餘、亦預甄收之列、以榮爲懼、旣感

且慙、中謝伏念臣造道弗優、賦材甚陋、值國家之艱棘、躐英俊以驅馳、當聖主龍飛之初、誤蒙首舉、任大臣棟隆之責、其敢雷同、惟信古太過、而欲爲曲突徙薪之謀、故與物多違、而每致跋胡疐尾之患、奉身以退、何補朝廷、任道而行、有同醉夢、念一遠於軒陛、忽九換於星霜、適魑魅喜過之鄉、自貽伊戚、免蛟鰐垂涎之口、難報此恩、恍然若脫兎之投林、老矣嗟病牛之臥壠、竊真祠之厚禄、已負素餐、極祕殿之華資、更慙非據、叨膺寵渥、罙積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道之公、以慈爲寶、陟降無私於好惡、體貌不替於初終、

蕆事告成、欲均敷於有衆、皇恩廣被、遂濫及於陳人、臣敢不益堅葵藿之心、期保桑榆之節、望鴛鷺之清切、莫陪北闕之班、奉香火之精虔、願祝南山之壽、臣無任瞻天仰聖、戰越惶悚之至、

親筆詔書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潛師之引遁、勞戍後以言旋、惕若恥躬、懼茲多難、聿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畧、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

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披夙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歎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敗圖、共期底績、臨朝願治、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戡定之烈、故茲親筆、以示至懷、賜李綱、

謝親筆表

臣綱言、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燕辭冒貢、方虞蕭斧之誅、宸翰載頒、乃膺華衮之寵、燦爛奎璧之畫、昭回

雲漢之章蔀屋生輝臣鄰改觀中謝竊以人臣之言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而激切則有逆鱗之愆人主之聽不廣大不足以盡人臣之言而廣大則有盈庭之咎辭順理直而匪訐者言之善慱詢精攷而不惑者聽之公自古所難於今乃見皇帝陛下悼戎壘之弗靖慨國步之多艱欲成捍禦强敵之圖故有諮諏舊臣之令而臣夙叨殊奬嘗忝近司淸問下詢雖頽殘於千慮空言上達曾何補於萬分誤蒙睿慈親洒宸筆褒以精忠之目許之時告以言鳳翥鸞翔筆勢妙追於古蹟風飛雷厲訓辭感動於人心顧臣何

人當此異數鄧禹被光武之親詔李靖奉太宗之手書如臣所蒙視古無愧刻之琬琰著聖君與善之誠傳之雲來見愚臣許國之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躋招徠俊傑之謀恊濟興王之運禮從微始濫居辛毅之先仁不遐遺曲敦簪履之舊致茲榮耀驟及凡庸臣敢不仰體眷懷益堅素守衷懇定遠難致玉關之功老比營平願上金城之畧報恩有路矢死爲期

從來雖有蕭斧之說然無意義蕭斧當作齋斧古者遣將具斧鉞齋於太廟而後遣之所以重將帥之任也 李又玄評

謝親筆劄子

臣綱、今月十七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書一道、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跪讀聖訓、仰戴天恩、溯洄横流、精爽飛越、竊念臣賦性樸鄙、初無寸長、誤被特達之知、首膺考爰之選、待遇之禮、超軼等倫、犬馬微誠、敢忘自效、而臣許國之忠雖切、防患之術實疎、拙於謀身、與物多牾、乞骸罷政、誣謗並興、流言飛文、汙瀆天聽、負憂抱釁、不敢自明、陛下察其心於群口鑠金之際、薄其罪於衆人欲殺之時、始終保全、使得視聽食息、以至今日、肉骨之恩、盡出鴻造、永惟天地父

母之德、非臣殞首捐軀所能報稱耶自去冬狂虜犯
順、戎輅親征、海寓之情、同深憤激、而臣不量淺短、輒
以巳見、陳防捍賊馬便宜利害以聞、伏蒙詔書、特加
獎諭、迨至今春、虜騎旣遁、又奉詔旨、令臣條具攻戰
守備措置綏懷、所以爲善後之策者、來上、臣感荷大
恩、殫竭愚慮、敢以區區管見、冒瀆天聽、議論迂疎、文
辭拙直、大懼不足以裨廟筭之萬一、今者乃蒙聖慈、
親洒宸翰、曲賜褒稱、旣目之以精忠、又許之以時告、
不遺簪履之意、溢于訓辭、顧臣何人、可以當此銘鏤
肌骨、矢死不忘、昔唐權德輿、嘗讀太宗賜李靖手詔

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如臣所蒙、於靖何媿顧臣煢然衰病、未知圖報之所、惟當十襲祕藏、刻之金石、傳示雲來、使天下後世、知聖君不忘舊臣、樂取諸人以爲善者如此、臣巳奉表稱謝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冒塵聽覽、臣不勝感恩惶懼戰越之至、

親筆詔諭 紹興五年十月起公安撫江西公先有辭免二疏故高宗以手詔起之

朕以大江之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荐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徃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風采想聞、人自慴服、起于閒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

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己任、勿聞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筆詔諭、卿其悉之、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以臣辭免新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不允所乞、臣已再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勉臣使行、不必數有所請、臣不勝感恩荷德、惶懼激切之至、伏念臣學術空疎、才能迂拙、嘗誤蒙於器使、初不閑於歲時、建炎承乏宰司

者僅七旬、紹興將命荆廣者纔數月、迄無善狀、仰報
明恩、豈徒一譽而一非、固已再奮而再躓、自知淺薄、
姑務退藏、跡異義之雖微、誓墓志同仲子、但欲灌園、
豈謂皇帝陛下、曲軫深慈、眷憐舊物、起自閑廢之地
付以方面之權、親洒宸章、臨責丘壑、隆恩厚德、超度
等倫、瑣質庸材、益難報稱、而臣衆毀所集、憂患異於
他人、多病交攻、精力憊於往日、經霜之葉、望風而先
零、傷弓之禽、聞弦而亟隕、畏首畏尾、身之餘者有幾、
懼萋斐而心之慮者益深、惟險阻艱難之備嘗、宜恐
惕驚危之獨至、使膺委任、必致顛隮、與其異時蒙曠

職之誅、咠若今日被圄辭之責、力祈矜允、不避再三、伏望皇帝陛下、洞照悃誠、無嫌反汗、使安閒散、深范孤蹤、至於在畎畝而愛君、伏巖巖而憂世、此則微臣之素志、豈以進退而異心、閑寂之中、思慮有得、自當獻進於君父、庶幾圖報於消埃、干冒天威、俯伏俟罪、

辭免劄子

臣綱、伏蒙聖慈付臣以江西一路重寄、臣以憂患之餘、早衰多病、再具奏辭免、乞寢成命、未奉俞允、今月二十二日、承御前金字牌、降到親筆詔諭、賜臣德意之隆、訓辭之渥、非臣愚陋之所宜蒙、臣不勝感激惶

懼之至、伏念臣久荷國恩、誤被驅策、備嘗艱險、屢蹈危機、仇怨滿前、得謗特甚、皆緣國事、豈有他哉、一昨靖康間、金寇犯闕、臣竊謂朝廷軍政不修。故使夷狄敢肆陵侮。當治兵爲自彊之計。然後和約可成。而主和議者、一切苟且目前、不爲宗社生靈長久之策、謂臣異議、遂成怨仇、至建炎初、遭遇陛下、龍飛首蒙擢用、寘之宰司、是時僞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王、領尚書省、臣竊謂邦昌已嘗僭竊位號。豈可參與朝政。使四方解體。上疏乞正其罪。聖意開納、邦昌謫授、散官安置、僞命臣寮、等第行遣、而受僞命者、復成怨仇

二慾合力致死於臣巧詆厚誣靡所不至加以危蹤寡與忌嫉者多徒抱孤忠不能自達今者陛下察臣於積毀顛沛之中起臣於遠屏閑廢之地宸章奎畫光賁山林聖德厚矣而臣久冒風波之險實懷憂畏之心啓處不遑進退維谷藉使臣力疾承命黽勉效官遇事蓄縮無以自見豈不仰負陛下委任之意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累奏力辭者非獨以犬馬之齒巳衰負薪之病方甚之故也伏望聖慈哀憐更加矜察許臣少安閑散保全晚節使仇怨者無以中傷則臣感戴天地父母之恩隕首捐軀何足論報臣巳三

具奏辭免外、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聰、伏俟嚴譴、

和議之誤國彰彰矣而受邦昌僞命之臣雖至愚者猶知惡之乃竟以二怨交攻使公孤忠莫達甚矣闇主之不足與有爲也　李又玄評

謝親筆詔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恩命、特降親筆詔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告命訖者、忱辭冒貢、仰祈從欲之仁、宸筆載頒、誤被非常之寵、天語丁寧而温厚、雲章燦爛而昭回、久抱負薪之憂、有稽嚴命、莫遂循墻之請、徒切靦顏、中謝伏念臣奮自書生、幸遭休運、當聖主龍飛之日、

寔中興草昧之初，博選時髦，首冠台輔，外拒憑陵之醜虜，粗定規摹，內排僭偽之邪朋，稍伸典憲，荷知其腆，圖報未能，責重憂深，果自貽於顛覆，才疎意廣，終何補於涓埃，賴皇明之燭幽，脫讒波於瀕死，美名峻秩，盡復青氈，三徑一廛，已甘白首，敢意曆明之求舊，加憐孤陋之援闕，起自山林，付以方面，親御翰墨，發為奎璧之文，光賁臣鄰，增重藩屏之勢，恩輝若此，報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憂勤圖治，念股肱之郡，聿求共治之良，采葑菲之材，不以下體而棄，誕敷大訓，式遹其行，用人無中外之殊，實繄鴻造，

一語破的忠臣之言

自任以社稷之重、其可易當、臣敢不佩服深慈、激昂晚節、謹奉法而循令、庶宣化而承流、成象可觀、幸仰窺於義畫、上章請覲、願親奉於堯言、

論金人失信劄子 紹興六年二月召赴行在面對訖赴江西任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爲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爲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繇、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

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謀回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知所從。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爲陛下詳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爲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爲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爲久長之計。一切有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爲梗。然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至河而反。不肆侵

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粘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爲兩河之民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繇是觀之三鎮之民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

金人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以爲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刼掠主人恃其凶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爲巳之直而主人之曲也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蓄之況夫夷狄强暴中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爲壯曲爲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爲先願陛下降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八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爲先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直壯曲老韜鈐家能言之志爲氣帥不慊則餒非韜鈐家所深知也　李又玄評

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制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吳越繇湖湘以趨川陝、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

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旣逼僣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蕭廢、邑屋蕩盡、而粮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

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自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修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閒、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爲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舡。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

詧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公嘗論天下形勝以關中爲上襄鄧次之今以襄陽爲上者以兩河旣失因時制宜也

論和戰劄子

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横、皆其國安危存亾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横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横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胷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爲群言之所眩惑、宜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亾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旣成。投書函谷關。

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離。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繇是言之。爲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賀相從、夫是之謂和。金人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旣巳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亾契丹。而困中國。中國爲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苟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

至建炎以來見於文檄彼共待我者爲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爲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秪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糧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惟戰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脆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模有應變之方畧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

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係。不可忽也。今日爲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修。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卒。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願無以細故動搖。益務自治自彊。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儻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橫。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金人每勝必和旣和則又求釁以戰二十年來以此𢀖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但不能欺明眼人如忠定者耳

以戰國之從横譬當時之和戰極確宋人讀戰國策亦咲連衡之愚而且戰且和卒無定計者不能堅忍而爲細故所搖也　又玄評

論財用劄子

臣竊見自宰臣以下裁減俸祿有以見朝廷財用之闕也陛下臨御以來恭儉憂勤無燕遊玩好之娛六宮掖省無横恩濫賜之費執政常虛侍從多闕省臺寺監之官未嘗具員而財用闕乏乃至此者豈非以養兵之費不貲故耶臣竊覩近年行在禁衛之兵與夫諸將屯兵於大江表裏不啻數十萬人日有食錢

月有俸料、時有激賞犒設、凡數倍於承平無事之時、而戶部歲入常賦、無承平三分之一、朝廷所資權貨亦頗有入納不如平時之數者、然則積月累歲、帑藏遂虛、無足怪者、戶部調度不足、則仰給於朝廷、朝廷支降不繼、則責辦於州縣、雖陛下屢降寬恤之詔、不許歛取於民、然勢有不得已者、非取於民、曷從而得、降官告給度牒、理積欠、賣戶帖、名雖不同、取於民一也、方今民力凋弊、取之不已、物力耗屈、人心驚疑、非長慮却顧之策、易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財非義不理、興師動衆、奉辭伐罪、非財不

行今陛下張皇六師恢復疆土以建中興之業而財用不足將何以克濟大功昔太公佐周而立九府之法管仲相齊而明取予之權范蠡霸越而用計然之策蕭何輔漢而專轉輸之事近世有唐自天寶而後兵革不解肅代德宗之朝有劉晏韓滉之流皆通於財計權百貨之低昂籠天下利以佐軍興不歛於民而國用足載在方冊其術可考臣愚伏望聖慈降旨朝廷委官考劉晏韓滉事跡可行於今者條具進呈試採其說擇有心計疏通公廉之臣而推行之庶有補國用於戶部常賦朝廷権貨外別項封樁專以養

兵、而佐中興、伏惟陛下裁幸、

論營田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來措置營田諸路帥臣、皆帶使名以總治之可謂得策、然今日之事、莫利於營田、亦莫難於營田、何哉、耕闢疆土、教之稼穡、足食足兵、且耕且戰、此所以莫利於營田也、開荒懇廢、必有其人、若籍民力、則淮南兵革、江湖旱災之餘、民力凋弊、田疇荒蕪、况欲率之以事新田、力必不給、若用兵伍、則諸軍久習驕惰、但知開口仰食、乃欲驅之使從事於南畆、勢必不能、而又牛具穀種、農家所須、皆不可闕、勸懲

勤怠、督視耕穫、必須親臨、取予有術、其利猶在數年之後、此所以莫難於營田也、臣愚謂宜令淮南襄漢宣撫招討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之民、明出文牓、厚加撫循、有來歸者、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粮、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路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兵願耕者聽、其請佃、則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粮給之、秋成之後、官爲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取其半、罷給錢粮、則所謂知予之爲取、政之寶也、凡此數者、皆措置之大槩、其詳須畫一條具、立爲成法、乃

爲長久之利不然徒有營田之名何補於事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下臣此章令諸路營田使司各具利害
申朝廷斟酌其宜而推行之庶幾有助養兵之費不
勝幸甚

忠定公營田之說能行于紹興則足以禦金
人董崇相營田之功不罷于天啓則無憂乎
奴虜良法已行美利已見又群囂而旁掣之
階厲爲梗自昔已然　李又玄評

論虔州盜賊劄子

臣契勘本路虔吉二州民素强悍但於爲盜結集兇
黨動以萬數千百爲群頭項不一出沒江西廣東福
建數路作過雖朝廷節次遣兵或招或捕至今徒黨

依舊猖獗、全未平殄、多於虔州管下諸縣、擇要害地建置寨柵、蜂屯蟻聚、窺伺間隙、攻陷州縣、殺戮生靈、擄掠財物、為害不細、一路官兵進討、則散入他路、諸路官兵進討、則深入巢穴、依負險阻、卒難討蕩、官軍既退、則復出為惡、習以為常、而又諸路軍馬、無所統一、乍前乍却、心力不齊、非該方畧、使諸路之兵、節制歸一、難以成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西廣東福建三路軍馬、一處節制、諸路各應副錢粮、江西兵屯虔吉州、廣東兵屯循梅州、福建兵屯汀州、禁其出沒抄掠、因利乘便、會合掩擊、討蕩巢穴、勦殄積年逋誅

之寇、或因兵力招撫出降、以次酋首、并强壯人、充軍前使喚、使數路良民、早得奠居、不勝幸甚、

國朝於廈州置節鎮正與公意合但節鎮難其人耳　李又玄評

論福建海寇劄子

臣契勘廣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作過、劫掠沿海縣鎮鄉村、及外國海船市舶司、上供寶貨所得動以巨萬計、官司不能討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艷、皆有傚傚之意、臣恐自此為患未艾、蓋緣兩路帥司、並無戰艦水軍、遇有海寇、坐視猖獗、不能進討止是於沿海、擺布些小兵卒、為保守之計、賊船來去、近

遠不常、並海之民、罹其荼毒、擄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亂、從之者衆、將浸成大患、如晉之孫恩、不可不過爲之備、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常存兵於兩路鎮壓、仍下逐路帥司、委以措置戰艦、招集水軍水夫、常切教閱、令士卒習於風濤之險、以水夫駕舟、以官軍施放弓弩火藥、雖賊櫂飄忽、可以追逐、掩擊殄滅、一兩頭項、則餘人有所忌憚、不敢覬覦妄作、庶幾海邦之民、得被朝廷大賜、不勝幸甚、

以作賊得官嗜利喜亂之徒其歆豔固宜此今日招安盜賊之明鑒也必威足以讋使俱而自歸恩足以懷不挺而走險于武震庶毋

項乎　李又玄評

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修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況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寔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饑困之患勑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居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廷剗刷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饑色則無

米以糴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緜亘數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修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塩官爲提舉常平茶塩等事勿使視之爲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刻削依舊推行糴糶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

議迎還兩宮劄子

臣伏覩陛下近降親筆詔書念道君太上皇帝孝慈

淵聖皇帝、鑾輿未還、久困沙漠、陛下欲盡爲人子爲人弟之道、而未可得、辭旨懇惻、讀之者爲流涕、臣竊仰陛下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思慕之極、見於羹墻、誠意格天、天必從之、兩宮雖遠、安知無可還之理、然議者或謂二聖還、則難於所處、臣竊以爲不然、昔漢高祖既定天下、太公猶存、高祖曰、定天下者我也、故太公稱太上皇、韓安國援此以說梁孝王、使知帝王無私天下、至公之道、萬世之訓也、方宣和末、金寇犯闕、道君不能禦、而遜位淵聖、及靖康末、金寇再來、淵聖不能保、而遠狩絕域、僭僞之臣、易姓建號、宗社顛危、

天下反覆、賴陛下揔師于外。億兆推戴。受天眷命。入
繼大統。守宗廟社稷。爲神明萬物之主。迨今十年。國
勢粗定。此陛下之功也。況將恢復區宇。翦屠鯨鯢。使
中國再安。二聖旋軫。爲宗社無疆之休哉。正當盡爲
人子爲人弟之道。問安視膳。先意承志。極四海之奉。
致天下之養。使薄海內外。歌詠歎仰。而垂裕無窮。豈
不韙歟。臣聞至誠感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舜徃于
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古帝王稱爲達孝。無如帝
舜者。臣願陛下、夙興夜寐、齋明盛服、禱于上下神示、
惟以二聖早還爲祈、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

總覽萬機、惟以何施何爲可以還二聖爲念、則神明之所協相、必有合天人之願者矣。昔申包胥聞伍員有亡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於秦廷以乞師、果復楚國。狄仁傑語武后之事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嗣。乖祚三百、匹夫之志、其烈如此。況於陛下履帝王之位、躬孝悌之德、欲救父兄於漠北苦寒之鄉、天地神人、其所佑助、宜如何哉。昔太公爲楚軍所獲、高祖兵振、太公乃歸。陛下誠能爲自治自强之計、國勢日隆、臣將見如侯生之流、緩頰徃說、迎還兩宮。仰副陛下之盛德、必不乏人矣。臣以愚惷、干冒天威、不

勝戰越取進止、

二帝之還不在朝所夕請而在所施所爲漢高兵振而太公自歸其明驗也于肅愍深得此意

晉惠公爲秦所執使人歸告郤呂日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蘇此觀之郎淵聖歸亦不難于所處矣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辯余堵事劄子

臣伏見靖康間、結約余堵事、近年朝廷士大夫不深知其故、往往追咎、以爲失策、又以其事爲專出於臣、此所謂見影而吠聲者也、臣請論之、余堵者、耶律氏之尊屬也、實掌契丹兵柄、天祚失德、人心離叛、余堵欲立其子、所謂晉王者、以靖國人、未果、而女真之變

作、余堵將兵于外以禦之其謀頗泄、天祚誅晉王及其母、余堵聞之不敢歸國、遂從女真方粘罕之圖太原也、余堵在其軍中、因使者蕭倫等來、使達意於中國、欲援立耶律氏、且爲内應、是時邢倞張撝館伴、得其言、奏聞淵聖、宣諭宰執、僉謂國家自澶淵以來、與契丹盟好、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受其賜、古所未有、一旦見利敗盟、遂有金人之禍、非援立耶律氏以合天心、禍難未已、且謂使謀雖泄、亦無甚害、正欲間之、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之義、淵聖以爲然、得旨、令宰執召使人會議、翌日宰相徐

處仁、吳敏、知樞密院事臣綱、門下侍郎耿南仲、中書侍郎唐恪、尚書右丞何㮚、同知樞密院事許翰、皆聚於都堂、召使人蕭倫等、幷館伴官邢倞張撝、河東轉運使張灝、皆使與議、諭其說、與邢倞張撝、所奏之說合、宰執因以朝廷之旨諭之、以荅其意、是時雖屏堂吏、而與議者衆、其言頗泄、於外、士大夫多知之、其後臣被命、宣撫兩河、得淵聖親筆、令援立契丹、招納李嗣本等、軍前以蠟書結燕人者甚多、屬官詹大和圭之、皆得其要約、何獨余堵哉、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朝廷之論中變、臣亦以疾丐歸、其事遂寢、今

唐大和猶存、可召問也、靖康之末、言者乃以余堵之事、歸罪於臣、士大夫不知本末、從而和之、因敵制謀、結約離間、此兵家之常事、昔高祖與項籍爭天下、則遣隋何、說其諸將、使背楚而歸漢、仁宗欲制西夏、則遣种諤、間其族用事酋首、後皆得志、奇謀祕計、顧所以用之者如何耳、今朝廷方合衆智、屈群策、制敵國以圖大功、計謀未可廢也、臣恐議者猶援余堵以爲言、使智慮之士、懲創畏縮、不敢盡其謀畫、非計之得、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凡獻策者、察其事宜、如可採用、一切推行、後有顯效、優加旌賞、庶幾協謀併力、可

爲中興之耿耿進止、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宗人李春熙惺如輯

宋　李綱伯紀著

宗裔李嗣立評定

宗後學李榮薌重訂

謝賜玉鶻馬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玉鶻馬一匹、臣已祗受訖、天庭入覲、懃非季子之歸、御廐呈林、濫受康侯之錫、寵踰其分、愧溢于懷、中謝竊以晉文多修扞之功。乃被周王之賜。子儀有戡定之烈。是膺唐帝之恩。

顧臣何人、亦與茲數、去軒墀而戀寵、昇牧圉而增榮、秀骨蘭筋、騰驤磊落、殊形逸態、倜儻權奇、鍾流雲飛電之姿、有超山跨谷之足、宜膺駕御、節以和鸞、以昇瑣林、實謂非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臨下、以道觀能、起臣於閑廢之中、賜臣以清燕之對、禮加三接、恩解左驂、憫其驅馳之勞、予以安閑之乘、而臣衰頹已老、結約亾奇、修我戈矛、莫豫宣威於沙漠、歸于丘壑、終期解縱於渭濵、

論進兵劄子

臣近者、伏蒙聖恩、許令入覲、特御內殿、三賜引對、疏

遠之跡、得望清光於咫尺間、從容移晷、仰聆玉音、備竭愚悃、臣子之情、不勝欣幸、然進對之久、恐勞聖躬、加以言詞拙訥、敷奏迂疎、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敢昧死以聞、臣本書生、初不知兵、自靖康以來、竊見朝廷軍政不修、致有[illegible]之禍、夙夜以思、欲振起中興之業、爲自治自疆之計、非兵不可、昔蘇軾當熈寧元豐間著論、深戒用兵、使軾生於今日、則必以兵爲先務、何則、所遇之時異也、然兵家多故、千緒萬端、有奇有正、變通無方、能讀其父書者、未必能施於行事、不讀古兵法者、未必不暗合孫吳、顧所以用之者如何

耳、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爲累。故昔之善用兵者。料簡至精。率能以少擊衆。如干將鏌鋣。迎刃而斷。莫之敢攖。其與頑鐵。豈可同年而語哉。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符堅百萬而敗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自餘各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果能節制運動、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否也、冗食既多、坐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

文法亦自變換

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不謀。適為敗擒。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幟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齊。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鑼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今之大將。號為出群帥之右

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虚心下士、以謀爲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勝、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晉大司馬温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憑陵以來。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畧布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鋭曲直、陣形雖殊、其欲能

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為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昔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古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伏為先、山川林莽、蓊薈深窈。皆可伏兵、或誘之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應。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麕駭狼顧。鮮有不甚敗者。今之諸將、或有

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謀勝。雖有小獲。未聞有能大殲醜虜者。此戰不設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昔高祖駕御韓彭英盧、如指蹤獵狗而得獸、光武駕御寇鄧耿賈、所向無不成功、陛下十數年來、委任諸將、不愛高爵重祿以得其心、分以堅甲利兵以作其氣、駕御之術、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臣倘恩之深、嘗蒙聖慈、特降親筆、有宜因疾置、時告嘉猷之語、

苟有所見其敢隱藏請試爲陛下詳言之何謂有未盡善者五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聚人必以財理財必以義以朝廷之威擅天下之利勢而欲措置財用使養兵不乏何施不可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有闔闢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敷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鼈無生養之理、爲父母而日削其子。飽腹心而自剝其肌。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鑒。此未盡善者一也。夫千里餽粮。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軍旅之興。粮餉爲先。而去季自江以南縣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艱。穀價翔踊。饑民餓莩。相望於路。雖浙西號爲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未必

兵車不可不備

能豊衍。王師一動。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粮於敵。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粮。或有敗北焚蕩而去。必不使爲我有。粮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冦盜。有遺弔伐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驟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所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况於戰陣之際。國家安危所繫。豈可忽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棊。先能自固。乃能殺敵。根本之地。當以重制輕。

乃能安全。臂指之勢。當以大用小。乃能運動。今朝廷興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兵猶博也。本多乃勝。善博者徐出以待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擲。其可乎。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兵家之事行詭道、鷙鳥之搏、必戢其翼、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藏殺機也。今者不得已而用兵、不知欲敵人之知乎。欲敵人之不知乎。欲敵人之為備乎。欲敵人之不為備乎。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然既有

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泜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单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謀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

二。夫勝負兵家常勢。勝之非難。持久爲難。籍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此當善後者一也。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乃可。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盡就屠戮。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善奕者、其置子之意。乃在於數十著之先。豈臨事而後慮哉。勝猶如此。則所以圖爲善後之計者。宜如何哉。此當善後者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誠至計也

二也陛下天縱英武念二聖於漠北出自睿斷圖此武功事勢既然必不得已臣願獻愚計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頻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繇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綏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今日之至計也臣嘗陛下

面諭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今方可用臣退而詢之士大夫咸以爲然區區愚慮尚有可疑者以謂吾之士卒初未嘗與大敵力戰則欲保其臨敵用命無奔潰之虞猶未易也金百鍊則爲精金卒百戰則爲精卒故臣欲試之山東者使戰得一勝則士氣百倍乘破竹之勢所向無前矣惟陛下裁幸昔周宣中興北伐則夷玁狁南征則平淮夷宜乎意氣勇銳飈舉電發然常武之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則知有此武功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爲主也夫其進銳者其退速物理之自然兵威方强志慮太銳一有挫

切。遽自退屈。豈可謂之常德哉。高祖與項籍戰。其衰

師跳身者屢矣。然卒以此勝。堅忍而有常故也。昔魏

相之告宣帝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

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相之論、可謂切當。夫

兵以義起。以應動。而不忿不貪不驕。是謂常德。此帝

王之所當盡心也。伏惟陛下留神幸察。臣昨在靖康

中。與聞國論。當是時。豈不願和。但欲和得其是。則兩

反覆引辨無非欲高宗堅意用兵勿爲和議所惑耳

國生靈皆賴其利今日朝廷之議臣雖不得而與然聞之士大夫亦頗得其梗槩矣臣素以治兵爲然豈不願戰但亦欲戰得其是則中興之業自茲以始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識者詎不願陛下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而早致中興之功獨議和者不然袖手旁觀惟覬一有蹉跌以售其說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以多筭取勝而無爲議和者之所幸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進取之序先山東而後京西此所謂攻其瑕則堅者瑕也圖善後之策使兩河之民不虛遭屠戮之慘排因糧之說使僞地之民不盡堅從賊之心此所謂以天下爲度也公固主

戰者也而務持重多筭運籌制勝所繇與好勇倖功者異矣

天下士民無不願戰勝獨主和者袖手旁觀惟覬一有蹉跌以售其說主和者之肺肝其足食乎

李又玄評

謝到任表 紹興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到江西境受帥任

臣綱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摠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起膺分閫、濫當江表之十連。入覲行朝、誤蒙晝日之三接。祗奉丁寧之訓勅。敢辭疲役之驅馳。已見吏民、布宣德意、中謝伏念臣駑駘陋質。樗櫟散林。叨考爰

於風雲感會之初迄無善效備使令於盜賊披猖之際頗著微勞其心流落者十年徧嘗艱危者萬狀茲蒙起廢來從寂寞之濵更許造庭賜以從容之對撫勞優渥寵賜便蕃凡鑠金銷骨之謗誣皆見晛從風而散釋迨承臨遣深軫皇慈乃眷大江之西近接長淮之境屢更兵火繼以旱災流移衆而田萊多荒科斂煩而物力耗屈欲禦寇則軍馬單弱將養兵則帑藏空虛疆埸弗寧盜賊未殄付以捍患禦災之政宜得通方適變之材顧臣何人乃預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躋盛德天覆群生旣諒臣之忠誠故委之

以要害之地。欲試臣以民事。乃任之以艱窘之時。而臣命蹇數奇。材疎志廣。終始維持於一意。俯仰無愧於此心。使足食及兵。而可爲。晝瘁敢忘於夙夜。儻求牧與芻而不得。乞骸願返於山林。

論賑濟劄子

臣昨者入覲、伏蒙聖慈、宣諭、江西旱災、饑民闕食使之推行賑濟、及至境上、又奉親筆詔書、令勸誘積米之家、以其食用之餘、盡數出糶、以濟流殍之苦、臣仰體天意、敢不夙夜自竭、以奉詔旨、自到本路、與監司協力行移州縣、凡有流徙闕食之民、通融斛㪷、盡令

給米收養、共賑濟五萬九十二人、又給曆州縣遣官簡察、令勸誘積米之家、減價出糶、米麥穀二十一萬八千一百二十四石五斗、其間亦有願入米麥、以助官中賑濟者、臣已各項開具數目、別狀奏聞訖、契勘本路、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臣到任之初、米一升、價錢至一百三十四文、近來雨澤霑足、早禾已熟、米價頓減、新米一升、止四五十文、將來秋成、決有可望之理、此蓋陛下勤恤民隱、至誠惻怛、聖德感召、和氣之所致、然今春小民乏本、田畝有不曾種蒔者甚多、人情方蘇、未宜重取、更望朝廷寬假、有以涵養之、乃為得

計、昔周宣遇烖而懼、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前月旱暵、安知不爲中興之資、在陛下特加聖意而已、干冒天威、不勝戰越、存此以見當時民困乃至如此

乞差軍馬劄子

臣竊見江西、路環數千里、爲郡十有一、爲縣五十有三、控引荊湖、襟帶吳越、爲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遠、平時商旅、繇獨木渡江、自光蔡以趨汴都、最爲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今朝廷保據江左、審察形勢、知此地之要害、故與江東荊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粮優裕、

贍養不闕、所以崇屏翰之勢、為長久之策也、近年以來、軍馬撥隸他將、錢米隨亦轉移、疆場蕩然、無捍禦之備、倉廩枵然、無蓄積之資、而猶建置太帥、是有名而無實、其失本意遠矣、且以江東荊湖論之、建康有張俊一軍、當塗有劉光世一軍、武昌有岳飛一軍、猶足以奮張軍聲、以為翰蔽、江西一路、獨無兵將、沿江上下千里之間、殊乏控扼、使敵人不來則已、如其果來、必乘間擣虛、則無如江西者矣、譬猶邪氣之傷人、必乘間隙、盜賊之妄意、必出無備、豈可忽哉、臣昨者入對、嘗具劄子、乞元降畫一指揮、軍馬錢粮之半、伏

蒙聖慈、察見本末、有矜從之意、降付朝廷、至今未蒙應副、臣非不知方朝廷措置淮甸、恢復京東西、未暇及此、然但知進前、不知備後、非策之得也。今沿江所屯數十萬衆、摘萬人以爲一路根本。似未爲多。臣昨自行在。將帶到中世景一軍。纔千餘人。分遣討捕盜賊。已差出三分之二。見今諸郡。竊發者紛紛未已。正緣兵力单弱。不能鎮服所致。而欲使之捍禦大敵。豈不難哉。雖依近降指揮、招補闕額禁軍、然未經訓練。何可倚仗。非得正兵。相兼使喚。决誤國事。又舒蘄黄三州。實爲江西屏蔽。見聽本司節制。亦無軍馬。内舒

州隷劉光世。蘄黄州隷岳飛。臣近已具奏聞。乞於劉光世軍中。摘那二千人。屯駐舒州。於岳飛軍中。摘那四千人。屯駐蘄黄州。緩急聽臣節制。亦未奉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都督府、如臣前奏所乞、差吳錫、等軍一萬人。充江西大使司軍馬。仍令劉光世岳飛。分兵屯戍舒蘄黄州。與江西相為表裏。庶幾敵人不敢窺伺。一路生靈。特以無恐。不勝幸甚。臣以衰病、難當重寄。已具奏乞依舊在外宮觀差遣、必冀矜從、然不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國家深慮至計。伏望聖察。

以千餘之軍遣三分之二分捕盜賊舁部不過數百人而所向有功則公之成功奇而用

心苦矣　李又玄評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地震求言、雖芻蕘之微亦得上達、况臣嘗備近司、荷恩隆厚、受知特深、苟有所見、豈敢隱默、輒罄狂瞽、冐塵天聰、伏望聖慈、特賜睿覽、謹條具奏聞、

一臣聞地道積陰。以靜爲德。理不當動。動必有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地震五。聖人必謹而書之者。志變也。漢唐以來。或頻年震。或一年數震。變不虛發。其感召之因。皆有所自。可攷而知。迺

者、六月乙巳、地震于駐蹕之所、陛下克謹天戒、降詔求言、誠得警懼修省之道、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人一道。初無殊致。唯以至誠可相感格。臨變而懼。變已則忘。有畏天之言。無畏天之實。皆不足以銷弭變故。導迎吉祥。凡以無至誠惻怛之意故也。夫夷狄兵革。女子小人。皆爲陰類。願陛下致察於數者之間。毋事致戒。則反災爲祥。何難之有。昔成湯遇旱、禱於桑林、以六事自警、而雨澤時至。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臣願陛下、凡應詔上封事者、特加省覽、其

言可採、降旨亟推行之、不必加賞。夫忠義之士有愛君憂國之心者。但以言聽計行爲志。豈待賞而後勸哉。至於草茅疏遠。不識忌諱論議激訐。亦望容貸。以來直言。日愼一日。不以天地之變。爲出於偶然。如日月之蝕旣過。則怠於修省。此乃所以爲應天之實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聞諸道途、車駕將有建康之幸、旣降旨以趣營繕、又具例以勑百司、此誠甚盛之舉。然日候一日。未聞下戒行之詔。豈猶有所疑而未決邪。夫建康在東南爲形勝之地。在今日爲不可

不駐蹕之所。臣嘗條具奏聞屢矣。天時。地利。人事。皆當捨臨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諸郡而在臨安。不在他所而在宮禁。此無他、天意欲陛下有所遷動。避危以趨吉而已。夫懷土以安實能敗名。昔公子重耳、安於齊。子犯謀醉而遣之、自齊適秦、秦伯納諸晉、遂成霸業。今陛下久駐蹕臨安。躊躇未遷。無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寧告戒之若此。此天時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臨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國。又有海道不測之虞。曷若建康、襟帶江湖。控

引淮浙。龍蟠虎踞。自古稱爲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諸將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時乘六龍。躬率六師。進臨建康。則將士之氣。百倍其勇。號令賞罰。皆出睿斷。人人願戰。前無堅敵。與夫深居而遥制。豈可同日而語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授龜而决。早降詔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幾中興之運。不日可致。伏望聖神幸察。

一臣竊觀古之善治兵者。必多其將之員數。而少

給之兵。所以爲臂指聯屬。易相運動之術。漢光武之二十八將是也。又必重內輕外。以爲强本弱枝。表裏相濟之術。唐府衛之兵是也。祖宗制兵。每將不過五千人。其不隸將者。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有事則臨行陣。無事則歸營壘。此得所謂多將員而少給兵之法。盡屯天下重兵於京畿。足以制四方州郡之兵。又設禁旅。拱衛王室。此得所謂重內輕外之意。海內平定。幾二百年。靡有兵革。職此之故。今陛下震皇武以圖恢復。之烈。盡以重兵。分隸諸大將。多者至十數萬人。

平居已不能運掉。而況於倉卒擾攘之際乎。宿衛单弱。初無正兵。緩急何以衛宸極。而禦外侮。此臣之所以夙夜寒心者也。雖陛下恩信。足以結之。威德。足以服之。手撝指顧。莫不從令。然立國之道。當爲長久之策。恐不應如此。臣愚伏願陛下、常留聖意、偏裨中有可用者。親加識擢。漸付以兵。使自成頭項。以備緩急驅策。或收召舊人。或選擇将士。廣置禁旅。更番宿衛。使爲天子正兵。考漢唐之舊制。遵祖宗之成憲。稍復前規。銷弭後患。以早致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聞兵法。欲致人而不致於人。此猶棊家之爭先法耳。故善棊者之置子必能制於數路、善兵者之禦敵、必能禁其四出、今諸將大兵、列屯淮泗、又以宰相督之、可謂重矣。敵人亦必聚其大半、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處。願詔劉光世、專事陳蔡、岳飛專事唐頴、使敵人分兵以拒我。則淮泗之力綿。使不能分兵。則乘間擣虛。吾無遺策矣。今劉光世軍、已進據合淝、而岳飛大軍、尚留武昌、未進、誠恐緩不及事。坐困錢粮。未見其可。伏望聖慈、特降詔旨、督促其

行庶幾不失機會今冬可無衝突之虞願加覆

察

一臣聞行師用衆糧餉爲先雖有堅甲利兵非粟

無以戰雖有高城深池非粟無以守有國家者

無三年之蓄曰不足而況於月支日給乃旋爲

之計乎去歲旱災之廣縣地數千里穀斗有至

千餘錢者常賦損於減放漕計困於轉輸常平

義倉匱於賑濟公私枵然皆無儲蓄使今秋復

繼之以水旱其何以堪所幸天道佑順雨暘時

若遂成有年江浙閩廣悉皆登豐目今米價已

減將來糴事告成、粒米定須狼戾、此誠朝廷廣糴儲蓄之秋也。昔趙充國討先零、嘗謂塞下糴四十萬斛、賊豈敢動哉、繇是觀之、國以兵爲命、兵以食爲天、何可少緩、夫穀太賤則傷農、乘登豊之歲、以善價廣糴、官有儲蓄、而農不告病、是行一事而兩利也、朝廷近降糴本、付轉運司、限數收糴、固爲得策、然轉運司不過分降諸州、諸州不過分降諸縣、諸縣不過敷配人戶、强委之直而責其粟、則是有和糴之名。無和糴之實。非計之得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諸路州

郡以轉運司所分糴本專委官吏置場收糴其初即以善價取之民間量增分數嚴立約束使無邀阻糜費則人戶商旅自然樂輸數百萬斛不難辦也始時民間唯患交子恐難行用今朝廷既改交子之法以爲關子即與見錢無異自可通行唯官吿勅牒須勸誘上戶使之入納亦乞令州縣以勸到見錢付之糴場使之收糴庶幾革近年科糴之弊公私兩濟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近年以來委辦州縣或製造器用或收買物色期限太嚴督責太峻州縣官吏不

敢申明、如期應命、但欲塞責、而不爲長久之計、
遂使公私皆受其弊、而卒無補於實用。如福建
之刱海舟、製造滅裂、尋即損壞、廣南之買耕牛、
道里遼遠、率多斃踣、此皆所費不貲、無益於事、
不可不察也。夫創造不精、曷若買舟之可久。遠
致多斃、曷若厚價以招來。雖有所費、蓋不得已。
如其不然、所傷實多。方朝廷用兵之際、財賦窘
迫。豈可不計較愛惜。而耗蠹於無用之地哉。臣
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朝廷拋降製造、收
買物色、或期限太迫、或土産非宜、並許州縣申

陳利害、從長相度以聞、朝廷更加審察而施行之、庶幾公私兩便、無虛費而有實利、天下不勝幸甚、

一臣竊見朝廷前此數年、專以退避爲策、亦不責州郡以捍守、又降詔旨、許令保據山澤、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習既久、往往以修城壁爲生事、建議官吏、反受罪責、如連南夫以修泉州城、委官體究、褒廩以修衡州城、重加貶黜、州郡望風畏縮、無敢復議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習。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誰敢復冒罪責。而

建長久之計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塹、頹毁湮塞、不復修矣。今與僣逆之寇、壤地相接。無數百里之遠。而沿江表裏。數十州郡。朝廷所恃以爲藩籬者。蕩無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賊馬警急。迫摩封疆。不知何以禦之。此臣之所不能曉也。臣愚伏望聖慈、特加詧察、令朝廷熟議、如捍禦之計、非城池不可。即乞降指、明告中外、以昨來罪責官吏、自緣掻擾、非以修城之故、應沿江州郡、候今冬農隙、許之漸次修築城池、建置樓櫓、之類、朝廷特與應副。庶幾自保之計既備。進討

之策可行。天下不勝幸甚、

以正兵屯淮泗以奇兵擣京西使彼分兵則淮泗之力舒彼不分兵則擣虛之計得此理易見而不能用者殆有慵懦之鬼宅于其胷故恫疑莫决耳　李又玄評

車駕廵幸江上起居表

臣綱言、伏覩進奏院報九月一日、車駕進發、廵幸江上者、鑾輅順動。法天道以省方。霆旗指麾。慰民心而伐罪。號令所及。呼舞惟均。臣綱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孝悌通于神明、覆載侔乎天地、念父母之辱。欲救之於閡河萬里之間。憫烝黎之囏。將拯之於塗炭十年之後。揆之公論。斷以必行。方其發軔

之初已有中興之象勞軍細槻想按轡而徐驅督戰
瀍澗宜應弦而遠遁凡爲臣子咸願翼從況臣嘗備
近司最蒙殊奬守藩條於外服莫陪羈靮之餘望日
御之所臨徒深葵藿之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遣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臣羅薦可詣
行在所奉表起居以聞

乞降詔諸帥持重用兵箚子

臣近嘗具奏論諸帥重兵盡屯淮上虜僞亦必聚其
犬羊之衆以抗王師則京西一帶必有力不暇及之
處宜詔岳飛進兵可以得志近據岳飛公文分遣兵

將、收復鎮汝軍、商虢等州、殺獲甚衆、所得糧儲不貲

頗如臣之所料。然臣竊謂大兵弔伐。當以招納爲先。

不在廣行殺戮。收復境土。當以保守爲上。不在亟務

攻取。願詔諸帥、約束將士、使明知陛下之德意。則中

原士民。日徯王師之來。響應影從。大功易集。臣又聞

虜偽相與定謀、不爭城邑。縱我師使深入。而斷其歸

路。使果出此。不可不戒。願詔諸帥、以持重用兵。勿爲

利誘而墮其計中。則師出萬全。區區愚慮。庶有補於

萬一、伏望聖慈、特賜睿察、

一偽境本吾境而偽境之民本吾民也弔伐以招納爲先不在多殺復境以保守爲上不在

亟攻藹然王佐之言　又玄評

乞罷江西帥劄子　乞兵疏二十上竟不報始乞罷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惟胃瀆死有餘罪伏念臣鄙樸無取誤蒙聖恩起廢於十年流落之餘畀付以一路兵民之寄夙夜黽勉期稱所蒙適丁僞虜猖獗之秋當爲防冬捍守之計而臣本司軍馬盡已撥隸諸將沿江千里要害之地初無數旅控扼之兵累具奏陳未蒙差撥今者邊郡探報羽檄交馳朝廷行移星火緊急皆謂賊馬屯聚將爲擣虛之謀惟臣本路空虛初無禦敵之具儻使犬羊之衆來犯封疆則夫

士民之心。何所倚仗。臣巳再上章疏。控告朝廷。乞擿那都督行府之偏師。及勾抽福建廣東之半將。濟此危急。庶能保全。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帥守江西。臣之職也。朝廷付臣以一路。委任重矣。不知緩急之際。責臣以守乎。不責臣以守乎。責之以守。則必與之以可守之具。不責之以守。則非獨朝廷今日事體。不可如此。亦非臣平日之素志也。如蒙朝廷俯從危懇。使兵力粗可支梧。則賈誼所謂守圉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者。臣雖無似。竊庶幾焉。儻或所陳。不合廟畧。即乞朝廷。以臣不

材。先次罷黜。使得歸老山林。保全晚節。亦臣區區之至願。伏望聖慈、特降睿照、憐臣堅請、力争。葢憂於誤國。祭臣難進易退。非薄於愛君。早賜矜從、以安愚分、謹齋沐親書劄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待罪之至。

論擊賊劄子

臣竊覩自古用兵者。相持既久。則非出奇。不足以取勝。曹操袁紹官渡之事是也。王師與虜僞相持於淮泗間。幾半年矣。前日岳飛之舉。我出奇也。惜乎以錢粮不繼。而匆回軍馬。未能成功。今日賊馬渡淮。彼出

奇也若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臣願陛下速遣得力兵將自淮南前來蘄黄間約岳飛兵相爲掎角以夾擊之期於必勝以復陳蔡則淮泗之師亦當自解大功可成至於江南屯兵控扼以捍奔衝自是一段不可闕也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取進止

彼出奇而我能設策破之則奇反在我此碁家換先法也古兵法多出此頑人不悟耳

再乞罷帥劄子

臣近者冐萬死干天聽乞罷臣江西帥任依舊除一在外宮觀或守本官致仕未奉俞允伏念臣材能無取誤蒙聖恩帥守一路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

知遇之萬一。而臣自今春入覲之初。即論本路爲上流重地。去敵境不遠。朝廷建置大帥。付兵二萬人。近來撥隷他將。靡有存者。竊慮不足以折衝禦侮。鎮服一方。乞差萬人。庶可集事。伏蒙宣諭、以臣言爲然、旣而降付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累具利害。申都督行府。止云見議遣兵。自春徂冬。初無一人一騎至者。方用兵之際。邊報警急之秋。付臣千里之寄。而軍馬單弱。曾不足以薄具防守。臣雖至愚。豈敢貪戀寵祿。虛任重責哉。所以不避斧鉞之誅。乞歸山林。非獨以衰年多病。不任繁劇之故也。重念臣自靖康以來。爲

國深慮。心之精微。衆人不達。皆以主戰歸之。姓名謀
落於虜中。尤爲敵人之所不喜。使其知臣堀守空城。
於此無兵可以爲用。其致寇必矣。如臣者固無足道。
然嘗爲大臣。被遇三朝。使失守殞身。上累國體。雖死
不足以塞責。伏望聖慈哀憐。特降睿旨。簡會臣前奏
所請宮觀、或致仕、早賜施行、臣不勝幸甚、
付公以當一面而無兵無將無錢粮而使之
忍一路之憂責廟堂諸人不足惟張德遠似
不應尒　　李叉玄許
乞差發軍馬劄子
臣伏准御前金字牌、降下樞密院、今月十七日、劄子、

以臣乞除在外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備奉聖
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仰荷聖恩、但深感涕、伏念臣
材能無取、誤蒙膺奬、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
夙夜黽勉、願效涓埃、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到本路、
適當旱暵闕乏之餘、金穀細碎、皆躬親料理。粗能支
捂。應岳飛大軍錢粮。亦不敢闕乏。建置營房。修葺城
壁。制造器甲。安集流移。招捕盜寇。皆稍就緒。惟是軍
馬單弱。不足為一路防守之具。自非朝廷應副。則新
招烏合之衆。何足倚仗。累具奏陳。未嘗差撥。近者邊
報警急。賊馬渡淮。侵擾淮西。州縣。沿江一帶。要害去

情詞懇切

要着

虜並無控扼人情震恐臣深慮倉卒之際或有衛爽與其無兵捍禦受失守之誅曷若據告君父爲退休之計情迫辭切日虞譴訶豈謂皇帝陛下察其精誠憫其拙直既賜以詔書不容遷去又諭以所乞兵馬別作施行雖父母之於子恕其愚而拯其急不是過也今者王師大捷賊兵遁逃固足以舒目前之憂爲中外之慶然月始初冬解嚴之期尚遠兵貴預備點虜之衆尚多正當益虞大敵愈修軍政防患於不必防之地持勝爲不可勝之謀用正爲奇濟虛以實則江西一路尤今日所當留意也臣竊恐朝廷以既捷

之後便謂可以無虞兵馬不必調發間隙不必隄防則非臣所敢知也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所遣本路軍馬早賜施行及臣所乞李貴韓京一半兵將特如所請庶幾捍禦有備可以輯寧一路仰報大恩衰病之軀終冀矜從得安閑散干冒宸聰無任惶恐戰越之至

奏陳防秋利害劄子

臣伏覩樞密院劄子行下捷報劉光世張俊楊沂中等大破僞齊賊馬於淮淝之上斬馘擒捕甚衆殘黨遁歸淮北此誠陛下天錫勇智道兼神武駕御將帥

恩威並行所致。露布所傳。中外同慶。然臣竊見間採
所報。僞齊乞兵於虜人、其統領來者。如四太子龍虎
大王渾女渾金牌郎君之類、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
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止是李成孔
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匿重兵於後。而以簽
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爲患有不可
勝言者。加以時方初冬。去解嚴之期尚遠。合當措置
防守去處。更宜嚴爲之備。伏望聖慈、降詔諸將、旣加
奬諭、又戒其無以戰勝而驕。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
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其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

其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萬一虜騎衝突。墮吾術中。王師能取勝於金寇。則恢復之功。在此一舉。不再籍矣。臣以迂陋疎遠。輒議大事。罪當萬死。伏望聖慈、特加詧察、取進止。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卷之十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筠州戴國士初士較

宗裔李嗣玄評定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奉詔書、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特加獎諭、臣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聲言上達。方虞出位之誅。溫詔誕敷。更被自天之寵。載惟叨冒、深切凌兢、中謝伏念臣識慮迂疏。材能譾薄。所願學俎豆之事。

未嘗讀孫吳之書。偶嘗戎事之艱危。輒罄愚悰。而忖度。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亮之者謂懷匪躬之誠。笑之者謂犯斯辱之戒。但知自竭。豈暇恤他。正如野老之獻芹。敢意聖君之采菲。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嘉其千慮一得之愚。奬以細書十行之札。褒踰華衮。賜重萬金。蓽屋為之生輝。士民忽焉改觀。臣敢不激昂素志。砥礪孤忠。益思料敵制勝之謀。以助禦侮折衝之計。靈旗所指。方勤燕山之銘。崖石可磨。願撰浯溪之頌。

惟憂國愛君之心切故苦口逆耳之言多是千古忠臣小影惟木從繩則直惟后從諫則

聖是千古英主胚

胎　李又玄評

再陳已見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奬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竊啓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諛膺知奬、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㕑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奬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臣竊見國家與虜僞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盖緣六飛親

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旣退而復進。變敗而爲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遯。今年親臨。則僞齊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屈。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眞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爲虛。今者諸將咸捷。當行

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推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賂賻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

戰勝不計首級、乘勢蹙敵、如轉巨石於萬仞之嶺、以推枯朽、此用兵要訣也。然全軍推賞、則濫賞之弊滋、要在有術以權之。總在統帥得其人耳。 李又玄評

奏陳生擒偽齊賊衆劄子

臣竊見近日諸將、獲捷。其捷報內、並稱生擒偽齊賊衆。多者以萬數。少者亦不下數千人。除願充軍外、餘皆給據放散、所獲糧斛、多者十餘萬石。少者亦不下數萬。除給散外、盡皆焚毀。契勘諸路招捕盜賊、即有給據放散歸業之理。今來偽齊賊黨。雖元係朝廷赤子。緣州縣未盡收復。其給據之人。寔無所歸。若令依舊歸偽齊州縣。將來不免。又被驅脅從軍。死於鋒刃。誠可矜憫。今江淮間。曠土甚多。見措置營田。全少人夫。可以耕作。臣愚伏望特降睿旨、行下諸將、今後生

三項最為措置得宜

摘到偽齊賊衆除揀選願充軍外餘人並管押赴江淮荊湖逐路帥司令措置分俵充營田使與寔為利便其所獲粮斛亦乞指揮務令愛惜或可保守或可搬運或可給散隨宜措置勿令焚毀以為將來大兵就粮之資寔為得策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偽地之民本吾民放歸是也然歸而使之致死於我且未免復死於鋒刃名生之實殺之也不若使之營田以養兵其所獲粮料愛惜椿收使大兵有所因而來歸者有以養尤為得策

李又玄評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覩手詔車駕將乘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

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

建康、爲措置之所、當先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

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

漢、如襄鄧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

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縣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命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

漢。深考古跡。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

築壘屯兵。蓋務自固。使犬羊無侵突之虞。貔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旣已斷自淵衷、不貳不疑、駐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乞閑散、不勝臣子愛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冒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報聖恩之萬一也。

守者進之基能固守而後能進戰可謂片言居要深考古跡要害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

之類皆宜築壘屯兵是碁家冷着今流寇縱橫此爲先務　李又玄評

道君太上皇帝升遐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迴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遠和豫厭世升遐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逆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國家鍾九六之運鑾輿有沙漠之行遽厭棄於人寰遂上賓於帝所徒抱遺弓之恨莫聞憑几之言臣共痛心天地改色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

道君太上皇帝。聖繇天縱。道本生知。適遭醜虜之憑陵。因致翠華之播蕩。閱河萬里。霜露十年。朔野馳心。猶佇八龍之返。使軺通問。空纏九土之悲。恭惟皇帝陛下、備極人倫。敦崇聖孝。孺慕不忘於宵旰。深思欲見於羹墻。嘗瞻枕戈。夙講奉迎之計。問安視膳。阻伸致養之誠。罹此閔凶。何以堪處。伏望爲宗社之大計。副生靈之至情。少抑聖懷。俯從禮制。冀昊穹之悔禍。乘將士之奮忠。報不共戴天之讎。神人所助。建中興復古之烈。華夏未寧。

寧德皇后上仙慰表

臣綱言今月初六日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何蘚奉使廻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道君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亦已上僊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逃及凡在臣庶悉同哀慕臣已率在州官吏於今月初七日舉哀成服訖者天柱傾而絕地維日華虧而沈月魄缺隊方於遐域尤軫慕於聖懷承命震驚拊心摧殞臣綱誠哀誠痛頓首頓首伏以寧德皇后體儷宸極德合坤靈上皇資內助之賢淵聖嚴侍儀之奉徽音流乎海宇懿範著於宮闈遭國步之艱難

詞旨[illegible]哀惋令人讀之欲淚

從鑾輿而出狩。惟備嘗於險阻。致或爽於興居。間寢龍襩。莫遂九重之養。傳音沙漠。空遺萬國之悲。恭惟皇帝陛下、夙蘊孝思、永懷慈訓、以富貴崇高。而不得盡人子之志。以兵威強盛。而未能報敵國之仇。忽凶計之遽聞。諒至情之罔處。念四海亂離之未靖。膺兩宮寄託之匪輕。嘗膽有爲。冀刷憑陵之耻。茹荼雖痛。願寬哀慕之情。用慰在天之靈。是爲報親之義。

乞推廣孝思益修軍政劄子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奉使何蘚回、得金國右副元帥書、報道君太上皇帝、乆違和豫、厭世升遐、寧德皇后、

亦已上何聖情追慕孝思罔極顏色之戚哭泣之哀
群臣不忍仰視傳於四方莫不殞涕雖遵國家舊制
以日易月而宮中自行三年之喪雖俯徇宰執百官
之請七降批荅始以軍事方棘不得已而從之猶施
素幄聽政於几筵之側聖孝隆厚度越百王簡冊所
載未之有也臣聞之禮經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爲
匹夫而能復讐者前史美之况於萬乘之主乎金人
不道以其詐謀陵中國破都城遷兩宮以北狩而置
之漠北若寒之野飲食衣服醫藥皆不得如意以至
此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仇也訃音之來既不以

時、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報凶問、皆其姦計、豈誠意哉、遣發使人、奔問諱日、奉迎梓宮、在人情固不可後、然或從或違、慮其變內、皆未可知、臣恐議者又以此爲敵人之重有害於吾自治自彊之術、則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自建炎以來、爲和議所誤、專務退避、國勢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啓宸衷、悟和議退避之非、爲治兵進討之計、天聲漸振、虜僞震讋、將有恢復之期、儻或緣此墮其計中、小不忍以亂大謀、則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新城三老說高祖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高祖聽

之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哀率諸侯東嚮以誅項籍而
漢楚勝敗之勢遂分今陛下詔屯邊將士不用舊例
盡為道君太上皇帝舉哀其策得矣臣聞將士感憤
至有感哭連日不輟者人心戴宋追思道君太上皇
帝恩德久而不忘於此可見臣願陛下順人心承天
意益廣孝思施之行事枕戈嘗膽修政攘戎以報不
共戴天之仇以刷中國之耻一飲膳一寢興無不以
兩宮大故為念則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匹夫之
孝感動天地至有魚躍于氷筍生于冬者而況陛下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心感格

所欲其有不從者哉。臣以愚直、荷道君太上皇帝知遇、雖嘗抵牾、終不棄捐。奉迎南都、恩撫甚渥。聞問哀慟。不如無生。惟有孤忠。願納之陛下。故敢罄其狂瞽。不避斧鉞之誅。妄有獻陳。伏望聖慈。不以人廢言。與五六大臣。深議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金人以生道君市猶可言也既晏駕則奇貨已矣乃又奔問計日奉迎梓宮復以市重之柄倒授敵人此何為者兵法固有激士心之憤而用之者將士感哭漣日憤敵深矣不因其憤而用之而甘為仇役高宗于是乎為不子矣　李又玄評

車駕巡幸建康起居表　紹興七年公在江西上

臣綱言、伏覩都進奏院、報車駕以二月二十七日、進

發巡幸建康府者乾旋坤轉共知天意之回雷動風行頓覺皇威之暢御六龍以于邁屯萬乘於要區三靈歡欣四海呼舞中賀竊以江左之形勝莫如建業之渾雄自昔稱帝王之州於今為東南之會控引淮海襟帶江湖豈惟民物之阜蕃寔乃舟車之輻湊王麟神壐晉以中興虎踞龍蟠吳資用武兵戈之後王氣方隆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憫帝都之未復因其天險濟以人謀高祖之固關中戰必勝而攻必取光武之保河內利則伸而鈍則蟠赤縣神州行遂定都於河洛靈川沃野聊茲臨幸於江山方將張皇六師

震疊中土。駕馭貔虎。翦屠鯨鯢。掃陵寢之氛埃。葺宗廟之鍾簴。恢復故境。再臻太平。而臣誤被宸恩。濫當閫寄。雖長隄新麾。竊慕於常丹。顧重鎮上流。有慙於溫嶠。心馳魏闕。莫參鴛鷺之行。地近日畿。益傾葵藿之志。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

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吴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剪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鼓竦。抃蹈踴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

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况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

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悵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

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
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
哉方今黠虜雖强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
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
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旣回應時
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恠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
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
國以富强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
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豊穰今春雨暘
調適又將豊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

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彼不再藉夫何難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獲覩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

通篇欲高宗以立志為先末段欲覩高宗恢復中原舒憤千古以自畢其戰守之志願意在筆先故不覺文情之周匝也

自建炎至此十一年始有中興氣象帝亦謂

十餘年訓練士卒今始可用公乃汲汲以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爲言未幾而秦檜得政專主和議政事不修賞刑不信而宋遂厭厭人役矣噫公何見之之早也

論舉直言極諫之士劄子

臣伏覩二月九日手詔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令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諏以過失次第施行用承天意有以見陛下克謹天戒思聞讜言銷弭變故以助中興之運甚盛德也。臣竊考西漢舉賢良文學之士詳延于庭如董仲舒公孫弘晁錯之徒不過對策一篇指明時政得失至本朝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始有進卷及試

六論乃對廷策其六論題雜出於經子史注疏之間所以求卓識洽聞之士號爲制科其得人如富弼張方平夏竦皆致宰輔其次如錢易錢明逸孔文仲武仲蘇軾蘇轍兄弟之流皆爲名士論議有補於國家然制科之舉貫穿古今汪洋浩渺非强記博識積以歲時未易能究其業所以朝廷近年復置此科未有應令者無足怪也今者陛下以天變之故詔中外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臣深慮有司拘以進卷六論牽制舉者難於得人無以仰副陛下咨訪闕失寅畏天戒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聵旨、將今來所舉直言極諫之士、與免進卷六論、秖
令對策于廷、仍於制策內、許其展盡無隱、庶幾直言
嘉謨、得以上聞、其進卷六論、自以待應科目之士、天
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

臣伏覩陛下駕御將帥、恩禮兼隆、至有不遠千里、召
赴行闕者、燕射錫賚、賜與優渥、此誠足以得其心而
用其力也。將帥荷眷遇之厚、爭先望天光而聆玉音、
竭歷造朝、惟恐居後、此亦臣子之至情。然臣聞古之
善爲將帥者、非有大事、不去屯所、文帝欲勞棘門灞

上細柳之軍、則親臨之、凡以三軍之命、係於主帥、機事之來、間不容髮、使帥不在軍、敵人覘而知之、卒有警急、何以應敵、今將帥既輕千里而入覲、又有進對燕犒之留連、邊境有虞、誠不可不慮、伏望聖慈、留神深念、自今非有大謀議、不必遠召將帥、如有燕賜之恩、遣近臣即其軍中可也、庶幾將帥得以畢精盡慮、爲陛下敵愾禦侮、以圖恢復、將來武功告成、中國乂安之後、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朝夕進見、體貌有加、鍾鼓不作、則遣使以訪之、惟陛下所幸耳、愚慮所及、冒昧以聞、死有餘罪、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乞屯兵江州防秋奏狀

臣竊聞思患預防、與事來輒應者、利害相去甚遠乎時不思爲預防之計、及事至而應、豈不誤國家大計耶、目今僞齊之兵、爲劉光世擊敗於淮淝之上、其餘破亾殘黨、散走嘯聚、往來於淮西之間、蘄黄兩州、既有岳飛等軍、屯駐鄂渚、分布策應、照得蘄黄兩州、與江州實爲對境、蘄黄即江州之脅背、江州即江西之咽喉也、萬一敗亾之卒、批亢擣虚、延入內地、使不預爲之計、臨時緩急、調發於他郡、則受敵之際、旁需救援、豈不誤事、况蘄黄等州、與江州煙火相望、通淮之

路大小十數馬行不過三四日步軍不過七八日便抵江面若無屯駐軍馬防托要害受敵必速他郡救援非月餘不至何益於事臣竊謂淮西之舒蘄與淮東之通泰事頗相類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舒蘄不守則江西受敵矣臣已依指揮將江西等州兵將許臣勾抽照得江西盜賊已漸寧息將逐州所屯駐兵勾抽一半起發分布控扼所有一半仍舊屯駐討捕盜賊未盡之處其隸將兵雖例前去差撥竊慮逐州占吝不爲發遣兼嘗朝廷差到李貴步諒人兵皆在虔州措置盜賊相去窵

遠。緩急難以勾抽。沿江一帶險要去處。並無人兵。分
布防守。况車駕駐蹕建康。如江州等處。最爲上流重
地。又與去年防秋事體不同。理宜分屯大兵。以爲控
守。朝廷必已行下措置。本司並不曾被受指揮。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早賜詳酌施行。

京口無兵則無以護通泰九江無兵則無以援舒蘄是拖要語 李又玄評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
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爲
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效也。政令乖戾。咈於民心。天應

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豊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洒宸翰勸諭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豊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閑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

閭里愁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
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然則陛下
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
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爲豐年矣昔
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
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爲中興之資乎願詔
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整
素備無待倉猝取具臨時方今強虜憑陵僭竊窺伺
屯兵淮壖以爲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
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歲二

不稔。将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徃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廪禄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斂。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

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爲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爲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爲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爲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爲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仰酬大恩。

